

Xu Dishan

许地山散文精选

落花生

许地山 | 著 |

云南出版集团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落花生

许地山 | 著 |

云南出版集团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落花生 / 许地山著. — 昆明: 云南人民出版社,

2016.1

ISBN 978-7-222-13884-1

I. ①落… II. ①许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现代

IV. ①I26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76202号

责任编辑 刘 娟 杨庆华

装帧设计 王 雪

内文插画 陈 昭

责任校对 唐 俊

责任印制 杨 立

落花生

许地山 著

出版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

发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

社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

邮编 650034

网址 www.ynpph.com.cn

E-mail ynrms@sina.com

开本 880mm × 1230mm 1/32

印张 6.5

字数 137千

版次 2016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

书号 ISBN 978-7-222-13884-1

定价 32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联系021-64386496调换。

目 录

心有事（开卷的歌声）

第一辑 落花生

·004	蝉	·021	蜜蜂和农人
·005	蛇	·023	暗途
·006	生	·025	落花生
·007	山响	·027	补破衣的老妇人
·008	香	·029	美的牢狱
·009	海	·031	噉将出兮东方
·010	疲倦的母亲	·033	鬼赞
·011	梨花	·035	银翎的使命
·012	三迁	·037	再会
·013	光的死	·039	愚妇人
·015	信仰的哀伤	·041	乡曲的狂言
·017	愿	·044	海世间
·019	头发	·047	债

第二辑 春的林野

- 052 我想
- 054 春的林野
- 056 桥边
- 058 处女的恐怖
- 061 难解决的问题
- 063 荼靡
- 066 爱就是刑罚
- 068 你为什么不来
- 070 爱的痛苦
- 072 花香雾气中的梦
- 074 笑
- 075 别话
- 078 爱流汐涨
- 081 七宝池上的乡思

第三辑 我的童年

- 088 我的童年
- 093 读《芝兰与茉莉》因而想及我的祖母
- 109 牛津的书虫
- 112 先农坛
- 115 上景山
- 119 忆卢沟桥
- 124 无法投递之邮件

第四辑 万物之母

- | |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-|------|-----------|
| ·148 | 面具 | ·166 | 《解放者》弁言 |
| ·149 | “小俄罗斯”的兵 | ·168 | 怡情文学与养性文学 |
| ·150 | 公理战胜 | ·170 | 序《野鸽的话》 |
| ·152 | 万物之母 | ·174 | 老鸦咀 |
| ·155 | 街头巷尾之伦理 | ·177 | 中国美术家的责任 |
| ·160 | 无法投递之邮件（续） | ·185 | 一封公开的信 |

附 录

-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|
| ·189 | 我记忆中的父亲 |
| ·192 | 女儿许燕吉手抄《落花生》 |

心 有 事

(开卷的歌声)

心有事，无计问天。
心事郁在胸中，叫我怎能安眠？
我独对着空山，眉更不展；
我魂飘荡，犹如出岫残烟。
想起前事，我泪就如珠脱串。
独有空山为我下雨涟涟。
我泪珠如急雨，急雨犹如水晶箭；
箭折，珠沉，融作山溪泉。
做人总有多少哀和怨：
积怨成泪，泪又成川！
今日泪、雨交汇入海，海涨就要淹没赤县：
累得那只抱恨的精卫拼命去填。
呀，精卫！你这样做，虽经万劫也不能遂愿。
不如咒海成冰，使他像铁一样坚。
那时节，我要和你相依恋，
各人才对立着，沉默无言。

蝉

急雨之后，蝉翼湿得不能再飞了。那可怜的小虫在地面慢慢地爬，好容易爬到不老的松根上头。松针穿不牢的雨珠从千丈高处脱下来，正滴在蝉翼上。蝉嘶了一声，又从树的露根摔到地上了。

雨珠，你和他开玩笑么？你看，蚂蚁来了！野鸟也快要看见他了！



蛇

在高可触天的桄榔树下。我坐在一条石磴上，动也不动一下。穿彩衣的蛇也蟠在树根上，动也不动一下。多会让我看见他，我就害怕得很，飞也似的离开那里，蛇也和火箭一样，射入蔓草中了。

我回来，告诉妻子说：“今儿险些不能再见你的面！”

“什么原故？”

“我在树林见了一条毒蛇：一看见他，我就速速跑回来；蛇也逃走了。……到底是我怕他，还是他怕我？”

妻子说：“若你不走，谁也不怕谁。在你眼中，他是毒蛇；在他眼中，你比他更毒呢。”

但我心里想着，要两方互相惧怕，才有和平。若有一方大胆一点，不是他伤了我，便是我伤了他。

生

我的生活好像一棵龙舌兰，一叶一叶，慢慢地长起来。某一片叶在一个时期曾被那美丽的昆虫做过巢穴；某一片叶曾被小鸟们歇在上头歌唱过。现在那些叶子都落掉了！只有癭楞的痕迹留在干上，人也忘了某叶某叶曾经显过的样子；那些叶子曾经历过的事迹唯有龙舌兰自己可以记忆得来，可是 he 不能说给别人知道。

我的生活好像我手里这管笛子。他在竹林里长着的时候，许多好鸟歌唱给他听；许多猛兽长啸给他听；甚至天中的风雨雷电都不时教给他发音的方法。

他长大了，一切教师所教的都纳入他的记忆里。然而他身中仍是空空洞洞，没有什么。

做乐器者把他截下来，开几个气孔，搁在唇边一吹，他从前学的都吐露出来了。

山 响

群峰彼此谈得呼呼地响。他们的话语，给我猜着了。

这一峰说：“我们的衣服旧了，该换一换啦。”

那一峰说：“且慢罢，你看，我这衣服好容易从灰白色变成青绿色，又从青绿色变成珊瑚色和黄金色——质虽是旧的，可是形色还不旧。我们多穿一会罢。”

正在商量的时候，他们身上穿的，都出声哀求说：“饶了我们，让我们歇歇罢。我们的形态都变尽了，再不能为你们争体面了。”

“去罢，去罢，不穿你们也算不得什么。横竖不久我们又有新的穿。”群峰都出着气这样说。说完之后，那红的、黄的彩衣就陆续褪下来。

我们都是天衣，那不可思议的灵，不晓得甚时要把我们穿着得非常破烂，才把我们收入天橱。愿他多用一点气力，及时用我们，使我们得以早早休息。

香

妻子说：“良人，你不是爱闻香么！我曾托人到鹿港去买上好的沉香线；现在已经寄到了。”她说着，便抽出妆台的抽屉，取了一条沉香线，燃着，再插在小宣炉中。

我说：“在香烟缭绕之中，得有清谈。给我说一个生番故事罢，不然，就给我谈佛。”

妻子说：“生番故事，太野了。佛更不必说，我也不会说。”

“你就随便说些你所知道的罢，横竖我们都不大懂得；你且说，什么是佛法罢。”

“佛法么？——色，——声，——香，——味，——触，——造作，——思维，都是佛法；唯有爱闻香的爱不是佛法。”

“你又矛盾了！这是什么因明？”

“不明白么？因为你一爱，便成为你的嗜好；那香在你闻觉中，便不是本然的香了。”

海

我的朋友说：“人的自由和希望，一到海面就完全失掉了！因为我们太不上算，在这无涯浪中无从显出我们有限的能力和意志。”

我说：“我们浮在这上面，眼前虽不能十分如意，但后来要遇着的，或者超乎我们的能力和意志之外。所以在一个风狂浪骇的海面上，不能准说我们要到什么地方就可以达到什么地方；我们只能把性命先保持住，随着波涛颠来簸去便了。”

我们坐在一只不如意的救生船里，眼看着载我们到半海就毁坏的大船渐渐沉下去。

我的朋友说：“你看，那要载我们到目的地的船快要歇息去了！现在在这茫茫的空海中，我们可没有主意啦。”

幸而同船的人，心忧得很，没有注意听他的话。我把他的手摇了一下说：“朋友，这是你纵谈的时候么？你不帮着划桨么？”

“划桨么？这是容易的事。但要划到哪里去呢？”

我说：“在一切的海里，遇着这样的光景，谁也没有带着主意下来，谁也脱不了在上面泛来泛去。我们尽管划罢。”

疲倦的母亲

那边一个孩子靠近车窗坐着：远山，近水，一幅一幅，次第嵌入窗户，射到他的眼中。他手画着，口中还咿咿哑哑地，唱些没字曲。

在他身边坐着一个中年妇人，支着头瞌睡。孩子转过脸来，摇了她几下，说：“妈妈，你看看，外面那座山很像我家门前的呢。”

母亲举起头来，把眼略睁一睁；没有出声，又支着颐睡去。

过一会，孩子又摇她，说：“妈妈，不要睡罢，看睡出病来了。你且睁一睁眼看看外面八哥和牛打架呢。”

母亲把眼略略睁开，轻轻打了孩子一下；没有做声，又支着头睡去。

孩子鼓着腮，很不高兴。但过一会，他又唱起来了。

“妈妈，听我唱歌罢。”孩子对着她说了，又摇她几下。

母亲带着不喜欢的样子说：“你闹什么？我都见过，都听过，都知道了，你不知道我很疲乏，不容我歇一下么？”

孩子说：“我们是一起出来的，怎么我还顶精神，你就疲乏起来？难道大人不如孩子么？”

车还在深林平畴之间穿行着。车中的人，除那孩子和一二个旅客以外，少有不像他母亲那么鼾睡的。